

精神领袖

[俄] 弗·谢·索洛维约夫 等著 徐振亚 娄自良 等译

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上海译文出版社

精神领袖

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 弗·谢·索洛维约夫 等著

阿希姆巴耶娃 编

徐振亚 娄自良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领袖/(俄)索洛维约夫(В. Соловьёв)等著;(俄)阿希姆巴耶娃(Н. Ашимбаева)编;
徐振亚 娄自良 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327-4413-8

I. 精... II. ①索... ②阿... ③徐... ④娄...
III. 评论集—俄国—现代 IV. B512.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513 号

ВЛАСТИТЕЛЬ ДУМ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 КОНЦА XIX—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本书根据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ХО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97 年版译出

精神领袖

ВЛАСТИТЕЛЬ ДУМ

索洛维约夫 等著

阿希姆巴耶娃 编

徐振亚 娄自良 等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吕剑影

装帧设计 袁银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446,000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413-8/I·2488

定价:4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6162678

目 录

弗·谢·索洛维约夫 1

一八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在高级女子讲习班

悼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 3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 6

驳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立“新”基督教的责难 34

康·尼·列昂季耶夫 39

论普世之爱 41

阿·利·沃伦斯基 77

爱上帝的人 79

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主教 113

从牧人视角研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 115

沃尔什基(格林卡) 15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道德问题 153

瓦·瓦·罗扎诺夫 217

弗·索洛维约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219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之间的龃龉 229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 239

为什么我们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亲切 250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 261

陀思妥耶夫斯基 263

尼·亚·别尔佳耶夫 287

《宗教大法官》 289

斯塔夫罗金 316

谢·尼·布尔加科夫 327

作为哲学典型的伊万·卡拉马佐夫 329

荆棘冠冕 358

维·伊·伊万诺夫 377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悲剧性长篇小说 379

补论:长篇小说《群魔》的基本神话 418

尤·伊·艾亨瓦尔德 427

陀思妥耶夫斯基 429

列·舍斯托夫 449

克服自明性 451

鲍·米·恩格尔哈特 52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意识小说 527

瓦·列·科马罗维奇 56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和谐” 569

弗·谢·索洛维约夫

正八一) 夫性静而安· 吾最服盖尔格· 冰米基特非
矣思训也· 冥默思静索· 人格· 圣学· (○○式——三
家皆咏普天莫平八十八一· (独平三十八一) 交最育基根夫限
十) 斯小篇才于及掌中出计来夫注· 两街射拱音奥丁去致一
《弗· 谢· 索洛维约夫》

大内里希家·楠·里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一八五三——一九〇〇), 哲学家、诗人、宗教思想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私交(一八七三年起), 一八七八年夏天曾和作家一起去了奥普塔修道院。这次旅行的印象见于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八八一年一月三十日在高级女子讲习班

悼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俄国社会失去的不仅是一位诗人或者作家，而是自己的精神领袖。只要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尚在继续，恶就无可避免，和恶斗争有两种权力：世俗的和精神的。世俗权力是以恶制恶，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仅仅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第二种权力——精神权力，则不承认这种外在秩序表达了绝对真理，执意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制于外在的秩序，而是彻底臣服于善，以实现绝对真理。就像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总是集中在一个人——国家元首身上，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在每个时代一般在全体国民中也只属于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追求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强大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论影响他人。这样的精神领袖对俄罗斯人来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只要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在不公和恶的基础上，只要善和真理还在竭力寻找实现自我的途径，这类人士的地位便不是一国之君的地位，而是往往不被承认的先知的地位。他们的一生是奋斗和受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正是这样的一生。

为了证明他有权获得我们赠予他的精神领袖和先知的称号，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一生中的众多事实。为了获得拥有这一称号的权利，首要条件便是意识到，并且强烈地感受到统治社会环境的那种不公，并且决心为消除不公献出自己的一生：谁和不公共处、妥协，谁就不是先知；谁不凌驾

于物质生活水平之上，谁就不能在通往精神王国的道路上成为他人的领袖，甚至不能成为这个王国的一员。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携着中篇《穷人》进入文坛的。这部小说生动而又独特地描写了社会的不公，描写了人的内心尊严和他的所有外部关系之间的矛盾。但他并未像一位纯粹的画家所做的那样，止步于再现生活固有的不公。作为先知，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不公的存在，并且主动肩负起在生活中实现真理的重任——这是领袖和先知必须具备的第二个条件。年轻时，他参加过一个小组，其成员力图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①。不知道他们想用什么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知道的只有，他们没有取得任何实效；但这些人被认为是危险分子，被判了死刑，只是在死刑执行的那天，死刑改成了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们一起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时显示了一个新的特点，使他有新的权利拥有俄罗斯人精神领袖的称号：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对他遭遇的暴力心怀愤恨，显示了比任何外部力量更加强大的精神道德力量。他从西伯利亚回来，没有个人怨恨，但依然觉得社会不公，依然奋力进行道义斗争，以消除社会不公。在《死屋手记》中，这种不公表现得比他的前期作品更加突出。死屋的主人公，那些无权、不受法律保护、不被社会承认是自身成员的人——当然，不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而且在他永远忠于的现实中——不仅在道德上毫不逊色于大多数有权利能力和有特权的社会成员，有时甚至比他们远为优秀。在以后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创作的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这里，他指出的已经不是道德准则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外部矛盾，而是人的内在精神力量和人的内心实际之间的矛盾。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宣扬一个信念：任何道德堕落，任何道德卑劣的行径，都不能扼杀人的精神力量。他坚信人心是神心的一部分，所以能从任何卑劣行径中复活。为此，许多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

* 本文首次发表于《文学学习》，1989年第5期，第132—134页。

① 指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该小组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

他总是落墨于人心和生活的阴暗面，为什么总是描写反常的、心理变态的、行为不轨的人，又说他似乎主张人心必须经历这所有的卑劣，才能到达道德的高地。这是不对的。应当问问这些指责者，耶稣基督善待税吏和罪人，做的不也是同样的事情？为此当年的书呆子和法利赛人^①不也同样指责耶稣？我们，基督教徒，没有为这指责耶稣，所以也不该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里，宣扬的不是不公的必然，而是用精神力量战胜任何外界不公，进而战胜内心谬误的必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早年因为抗议不公受尽苦难，后来也从未放弃这种抗议，但他真诚的信念是，恶的铲除不能借助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要以爱的无限力量和暴力斗争。许多人还指责他宣扬内心的自我完善，以取代积极地促使善的实现，指责他禁欲主义。这是不公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不需要这样。苦行的功勋是环境使然，并非他的本意，但他历尽苦难，无怨无悔，清楚地表明他超越了一切禁欲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的不是禁欲主义，而是基于无限的博爱、人和社会的精神重生，在地球上建立无所不在的真理王国，他宣扬这一道理，比同时代人中的任何人都更强有力、更生动、更坚定，因此，我们应当承认他是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和神的代言人。

曹国维 译

① 公元前2世纪至2世纪犹太教中的一派。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

一八八一——一八八三

引子

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中，我不讲他的生平，也不对他的作品进行文学批评。我关注的只是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力于什么，是什么思想激励着他的全部活动？

着重研究这个问题尤其显得自然，因为无论他的生平细节，还是他的作品艺术上的优点或者缺点，都不能自行解释他晚年所具有的那种特殊影响，不能解释他的逝世所引发的非凡感受。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仍然受到残酷攻击，这些攻击并非针对他作品的艺术性，因为大家一致承认他那有时堪称天才的一流的艺术才华，尽管不无重大缺陷。但这位天才为之服务的思想，在一部分人看来是正确和有益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虚伪和有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活动的最终评价，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激励他的思想，看待他的信仰，他的爱。“首先他爱活生生的人心，不管在什么事情上，什么地方。他相信我们都是上帝子孙，相信人心的无穷力量必将战胜任何外界暴力和任何内心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内心承受了生活的全部仇恨、全部艰难和卑劣，用爱的无穷力量战胜了这一切，所以，他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宣告这一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内心体验了人在任何软弱状态中都会显现的上帝的力量，终于认识了上帝和作为上帝化身的人^①。他在爱和宽恕一切的内在力量中发现了上帝和基督的存在，他弘扬这种宽恕一切的美好力量，认

为这是在地上外在地实现他终生渴望和竭力追求的那个真理王国的基础。”^②

我觉得，不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般的小说家，看作天才和智慧的文学家。他身上有某种更了不起的东西，正是这种更了不起的东西形成了他的特点，解释了他对别人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列出许许多多证据。现在我只举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例子。这就是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写给尼·尼·斯特拉霍夫信中的一段话：“我多想能把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觉全部说出来。您写了自己的感觉，其实也表达了我的部分感觉。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从未和他有过直接交往，但他死后，我突然明白，他是最亲近、最宝贵、最需要的人。我从未想过和他比试，从未。他做的一切（他做的都是好事，真正有价值的事），对我来说，是多多益善。他的艺术引发我的忌妒，智慧也一样，但他心仪的事业只能唤起我的欣喜。我本来就把他看作知己，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就像我们必定见面，只是现在没有机会，但这是我的事。突然我读到——他死了。我像是失去了某种依靠。我茫然，后来才清楚，他对我有多宝贵，我哭了，现在还哭。这几天，他死以前，我读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深为感动。”在原先的另一封信中他说：“这几天我读了《死屋手记》。我忘了许多，所以重读一遍，我不知道在整个新文学里，包括普希金，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好。不是语气，而是视角令人惊讶：真诚、自然、宽宥。一本开启心智的好书。我昨天欣赏了整整一天，就像很久未能欣赏似的。要是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请告诉他，我爱他。”

托尔斯泰伯爵指出的那些诚挚品格和那个视角，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酝酿的最高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只是晚年他才完全

* 本文与《驳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立“新”基督教的责难——与康·列昂季耶夫商榷》一起，首次发表于弗·索洛维约夫的论文集《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1881—1883）》，莫斯科，1884年。

① 指耶稣。

② 引自1881年2月1日作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地上的演讲。——原注

掌握了它。我的三次演讲正是为了阐述这一理念。

第一次演讲

在人类的原始时代，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和祭司，宗教理念支配着诗歌，艺术是为神灵服务的。后来，随着生活渐渐复杂，出现了建立在劳动分工上的文明，艺术便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开始独立，脱离宗教。如果原先艺术家只是神灵的仆从，那么现在艺术本身成了神灵和偶像。出现了献身纯艺术的人士，对他们来说，艺术形式的完美成了首选，无须顾及任何宗教内容。这种自由艺术的两度春光（在古典世界和新欧洲）是绚丽的，但并非永恒。新欧洲艺术的百花盛开就在我们眼前结束了。花朵凋谢，刚刚开始结果。要求初生果具有成熟果的品质是不公平的，只能预测这些未来的品质。确实应当这样对待艺术和文学的现状。现在的艺术家不能，也不想服务纯美、构造完美的形式；他们寻求内容。但他们和艺术原先的宗教内容格格不入，于是整个儿转向眼前的现实，对现实的态度具有双重奴性：第一，他们竭力奴隶般地摹写这一现实的种种现象；第二，他们尽量同样奴隶般地服务当前的迫切问题，满足眼下的社会情绪，宣扬流行道德，认为这样做能使艺术变得有益。当然，这两个目的无论哪个都无法达到。徒劳追求伪现实^①细节的同时，必定丧失整体的真正现实；努力把艺术和外在的教化性和有益性结合起来，损害艺术的内在美，势必把艺术变成世界上最无益和最无用的东西。因为很清楚，蹩脚的艺术作品，即便意图再好，也不能教化什么，不能带来任何益处。

理直气壮地指责艺术的现状和它的主流倾向十分容易。创作的普遍衰败和对美的理念的部分侵犯太过触目——但是，理直气壮地指责

① 任何单独的细节就其本身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只有全部在一起才是现实的，况且，现实主义艺术家毕竟是从自身角度看待现实，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现实，因此，这已经不是客观的现实。——原注

这一切又是不公平的。在这粗糙、低劣的当代艺术中，在这双重奴隶的外表下，藏匿着上帝伟大的佐证。当代现实和从艺术直接受益所提出的要求，在目前粗糙和愚昧的实施中毫无意义，然而暗示了那种崇高，且又绝对正确的艺术理念，后者无论是纯艺术的代表，还是批评家，都还没有涉及。当代艺术家不满足于形式美，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希望艺术是一种现实力量，可以升华和再造整个人类世界。原先的艺术让人忘掉统治世界的黑暗和凶恶，把人引向自己平静的高空，用自己的光辉形象娱乐人的心情；现在的艺术恰恰相反，让人关注黑暗和生活的凶恶，有时带有照亮这片黑暗，制服这种凶恶的朦胧希望。但是艺术能从哪儿获得这种光明和复兴的力量？如果艺术不应局限于让人忘记凶恶的生活，而应改善这种凶恶的生活本身，那么这一目标并非简单地再现现实可以达到。描写还不是改造，揭露也不是纠正。纯艺术使人离开尘世，飞向奥林匹斯群峰；新艺术带着爱和同情回归尘世，但并非为了沉入尘世生活的黑暗和凶恶，因为这不需要任何艺术，而是为了医治和更新这种生活。为此需要参与和接近尘世，需要对尘世的爱和同情，但还需要某种更重要的东西。为了强有力地影响尘世，扭转和再塑尘世，需要借助，并对尘世施以非尘世的力量。艺术虽然已经独立，脱离宗教，但是仍应和宗教建立新型的不受约束的关系，艺术家和诗人重又应当成为祭司和神的代言人，不过已经是在另一种更加重要和崇高的意义上：不仅宗教理念应当掌握他们，而且更是他们自己应当掌握宗教理念，自觉地驾驭宗教理念的种种尘世体现。未来的艺术在本身经历了长久考验以后，必定自动回归宗教，但这绝非尚未脱离宗教的原始艺术。

虽然现代艺术具有反宗教性质(表面上看)，但锐利的目光还是能够从中识别未来宗教艺术的一些不甚明朗的特征，具体地说，是在两种趋向上：一是在微乎其微的物质细节上完全体现宗教理念，使之和现实几乎完全融合；二是努力作用于现实生活，按照众所周知的理想要求纠正和改善现实生活。确实，这些要求本身还相当低下，它们引发的努力还无济于事。现实主义艺术没有认识到自己任务的宗教性质，

因此拒绝惟一坚实的支点和强大的杠杆，难以在这个世界上产生自身的道德影响。

但是当代艺术的这种粗糙的现实主义，整个儿只是一层硬壳，暂时包裹着未来的飞翔诗意。这不是单纯的个人期望——有许多正面事实使人产生这样的遐想。已经出现了一批艺术家，他们从主流的现实主义出发，即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踩着它低下的基础，却悟出了宗教的真谛，把自己作品的宗旨和它联系起来，从中汲取自己的社会理想，用它升华自己的社会服务。如果在当代现实主义艺术中，我们似乎正在看到新的宗教艺术的预告，那么这一预告已经开始实现。暂时还没有这一新的宗教艺术的代表，但已经有了它的先驱。这样的先驱之一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按照自己活动的类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擅长长篇小说的艺术家，尽管在这一或者那一方面，不如某些同行，但在所有同行面前，他拥有一项主要优势，那就是他不仅看到自己周围，而且往前看得很远……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所有优秀的长篇小说家都是怎样遇到他们周围的生活，生活怎样形成和表现，就怎样取材——按照生活现存、固定和清晰的模式。冈察洛夫^①和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小说尤其这样。他俩再现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俄罗斯社会（地主、官员，有时则是农民），它那早已存在，然而部分已经过时或者正在过时的日常生活模式。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就其艺术对象来说，绝对属于同一类型，尽管他们的才华迥然不同。冈察洛夫的特点是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因此他能塑造奥勃洛莫夫这样的覆盖整个俄罗斯的典型，在其他任何一位俄罗斯作家笔下，我们都找不到在典型性上能与之匹敌的形象。至于列·托尔斯泰，他的全部作品之所以出众，不是因为典型的宽泛覆盖（他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成为普通名词），而是因为绘声绘色的写作技巧，人和自然生活中各种细节的生动描述，况且他的主要功力在于细致地再现心灵现象的机制。但是无论外部细节的这种描述，还是这种

①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1821—1891)，俄国作家。

心理分析，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背景，也就是现有的、已经形成的生活，具体地说，俄罗斯贵族家庭的生活，加上几个更加固定不变的普通人形象作为陪衬。士兵卡拉塔耶夫太过驯顺，他的身影根本遮不住几位贵族老爷，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形象也无法拓展这一狭窄的视野：欧洲霸主的展示仅仅局限于他和俄国贵族生活的接触，而这一接触篇幅很少，譬如，那次著名的梳洗^①。其中，托尔斯泰伯爵的拿破仑可以当之无愧地和果戈理的贝特里歇夫将军^②较量。在这个静止的世界里，一切都已明确，一切都已固定：如果想要什么别的，想要奋力走出这个框框，那么这不是奋力向前，而是奋力向后，走向更加简单，更加没有变化的生活——自然界的生活（《哥萨克》、《三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质。这里一切都在骚动，什么都未定型，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这里小说的对象不是社会的生活，而是社会的运动。我们所有优秀的小说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把社会的运动当作自己创作的主要对象。在这方面一般都拿屠格涅夫和他比较，但没有足够的依据。评定一位作家的普遍意义，应当选择他的优秀作品，而不是相反。屠格涅夫的优秀作品，尤其是《猎人笔记》和《贵族之家》，所提供的精彩画面，绝对不是社会的运动，而只是社会的状态——仍是我们在冈察洛夫和列·托尔斯泰笔下看到的那个陈旧的贵族世界。尽管后来屠格涅夫长期关注我们社会的运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但这一切的内涵他未能把握，所以专写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实际上完全失败。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屈从他周围那些主流思潮的影响，没有驯顺地追随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他预见了这一运动的众多转折，事先评判了这些转折。他有权评判，因为在自己的信念中有评判的标准，他的信念使他高于各种主流思潮，使他比这些思潮看得远得多，不受它们的迷惑。出于自己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地预见了整个运

^① 参阅《战争与和平》第3卷，第2部，第26章。

^② 参阅《死魂灵》第2部。